

奴奴轉東京，並擬在曼谷訪問三天後回國。在曼谷的日程是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從火魯奴寄給美國人民的告別書中，這位法師會說，他是以沉重的心情及顯明的記憶離開美國的。「你們對一個陌生人的善意，友誼，及殷情款待，我將深誌不忘。」他並說，這種善意與和愛，使他憶起佛陀所說的「友情恰似親情。」

「我是帶着你們對我及我的國家的友誼及善意回來的，」這位佛教領袖說：「我對你們的生活方式、文化、及教育、留有深刻印象，並發現美國教育及人民的全面享受自由，是並世無雙的。」

法師說，他覺得美國人以自由形成他們所願望的教育，已經「真實地在新大陸上完成了改革」。

「無可置疑的，美國教育有其特異之點，」他說：「然而這個特點，正就是你們所享受的自由之標幟。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美國才有這種特異。如果沒有全面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就不能使人民互相競爭，當然更不能企望產生你所能做得出來的最好事物。」

這位佛教僧侶並說，當他訪問各種教育機構時，他發覺美國朋友們不僅「急切地使我的訪問愉快而有成果，而且也急切地要知道更多關於高棉和整個亞洲及其人民的情況。」

「美國大學教授和學者們研究亞洲人民及佛教的趨勢，正在不斷

增強中，」法師宣稱：「這種研究，可以加深了解，對世界和平有巨大貢獻。」

他並特別讚揚亞洲基金會，「我出生地的東南亞，那個角落裡的人民，對該基金會的努力工作，銘感於心。」

他說，亞洲基金會曾經在緬甸、泰國、高棉等國，協助提高教育，他認為這「一個非常有益的工作。」

法師並描述火魯奴為「一個世界大同的首都，不同種族的人民，和平而協調的居住在一塊。」他稱這個地方是「東方與西方的連接點」。他說：「這是一個奇異的島，住着奇異的人民，它如磁鐵一樣在吸引着人，你只要去，你就好像跌進了迷魂陣。不過，膚色和種族的偏見，有時不免還要拾起它醜惡的面目。這還得加以補救。」

【慕尼黑二月十日電】被蘇俄清算了的七百個加米克人民，將在本週禮拜天，舉行一個佛教儀式，紀念尚在鐵幕中的親友。

這些西部蒙古種的加米克人民，是在一九四三年，當他們的自治共和國被蘇維埃摧毀後，逃到德國來的。其餘大部份則被充軍到西伯利亞。

設立於德國的加米克人委員會，已請求全世界的加米克人，舉辦此一佛教儀式。委員會並評論最近訪問亞洲佛教地區的蘇俄頭子布加寧及赫魯雪夫，為好戰的無神論者，時常利用別人的宗教情感，以達

到自己的目的。共產黨一貫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他們並回憶，在一九二〇年時，蘇俄頭子們討論加米克人民自治時，列寧會說：「加米克人民雖以

美國比丘蘇曼迦羅法師

在檳城菩提中學演詞

——心寂記——

我來到馬來亞，今天有機會對貴校全體中學生討論佛教問題，這是多末可喜！

世界上任何宗教最重要要人信仰。佛教乃叫人先認識而後自然生起信仰。所以佛教就是教育，佛陀的教化。只是指出原則與方法，你們懂得原則就可依方法去修持，自己當然會起信仰了。普通教育着重在教授知識技能學科。佛法則着重教人怎樣生活。這固然是三言兩語或作一番試驗便能了解的。必須在生活上深刻的體驗，自然而然的到領悟。好像吾人口渴就會找水喝，手熱就縮退，因受渴熱所迫害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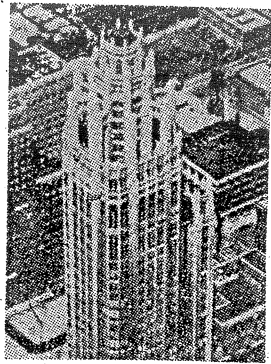
吾人眼着一切事物都是兩端對待，得其一，必捨其一。唯有佛法可給入得樂，同時就是脫苦。多少人迷信，苦是厄運，樂為幸運。佛陀就根本否認命運的說法。人生苦樂皆有苦樂的因。譬如得病，唯有醫生才能察出病原。佛已察出苦的病原乃由愚痴而來，非偶然的尤非他人所能給與。那末要祛破愚痴只有教育。佛陀的真諦是最好的。教育是有方法的指出人生的坦途，但

很小的國家，加入蘇維埃聯邦，可是我們絕不能忘記那整個的佛敎亞洲，却都在注視着這些佛敎徒的命運。」——木訥譯自美國新聞處供給電訊專稿。

必須日日行之，終達彼岸。自然脫免跛腳似的顛仆踴躍的痛苦。

說到正確的見解，勇猛的精進，自然脫苦得樂，好比製生日糕，必須用適量的麵粉糖水，蒸之就成。如果隨便把粉和水同煮便成漿糊了。吾人用貪嗔痴，嫉妬必然攪成漿糊。如果發揮慈愛，調和人和人的情感，則會得樂。所以人的苦樂是有權把握的。好像向銀行支用自已的存款一樣。最親的父母兄弟也不能替代的。我希望諸位牢記的，祇有兩句話——「正見」，「正精進」。

約在二十年前我聽到中國雲南西陲，有一貧農，因地瘠苦耕終年難維生活。就帶妻子入城市找工作。又因人地生疏工賤而值微時因飢餓中乃轉念不如歸農，可是連一把鋤頭都沒有了。幸得鄰人給以曠地半畝一把鋤頭農人從此整日勤苦耕掘不敢再生懶厭念頭。一天發見地窟有光亮，掘得藏金數窟就成爲一鄉富翁。許多佛徒生在佛國或孕育佛化家庭。那就是說各位是天然的有金窟了，但必須天天深掘方能發現。不然就像那農夫空受一場苦惱



美國佛教的成長

G·瓦瑞埃博士
慈 凡 譯

熱誠的幫助我們。

美國佛教會創立於一九二六年，會址現在紐約一二八三街。在它創立之前，原有幾位錫蘭的黃衣比丘，企圖在紐約建立一個佛教道場，但經過好幾次的波折後，終於完全失敗，最後並被召回國。當時，我就發現，如果沒有一批對這個城市居民了解的人，這個企圖的繼續嘗試，是徒勞無益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曾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專門閱讀及討論古典經文，一週舉行一次。我們稱它為「文學晚會」。起初人數很少，但大家的意志倒很堅定。一九二〇年時，我們就決定研究「亞洲之光」，大家感到很新奇，深深為它感動，於是我請求大家，在閱讀及討論之後，最好是靜坐與沉思一會兒。這樣一週一次的繼續了一個時期之後，有一次，我就直接向他們談佛教，而大家的興趣竟非常之高，從此，美國佛教會就開始發軔了。

我們的宏法工作，在開始時進展得很慢。很多美國人都不敢來參加，他們總認為這是「東方的」玩意。紐約城就是這麼一個地方，不適宜於做精神工作。我明知有許多入對佛陀的教義發生興趣，但他們却不願意參加進來，怕的是在家庭中及事業上惹起煩惱。

我慢慢地體驗到，在西方國家做一個佛教徒，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生平只信佛教——我的父親也是——但在這個自由的土地上，我却碰到過許多倒楣的事情，只因為我承認自己是一個佛教徒，是一個真正朝向「至樂」大道走路的人。可是現在，紐約城的人們，已不像以前那麼利害了。這裡已經有三個佛寺，一個佛教學校，及一個僧侶訓練學校。

當我們籌組佛教會時，紐約人都否認我們，他們不承認佛教是一種宗教。我並聽到有人說，這是一種崇拜中國的組織。我們的美國同胞，似乎已認定一個善良的美國人，不應該成為佛教徒。有很多人給我寫信，就表示了這種思想。但無論如何，慈悲佛陀的光輝是給予全體人類的，他並未局限於某一部份，答案只是：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

佛教徒，那你一定也是聯邦中一個好公民；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你一定會去服從你所居留之地的一切法律。我敢這樣說。

記者：佛教時常是與科學，理性，及一般智識携手並行的。科學既不武斷地說它不能證明，亦不否認它不能證明。佛陀曾經告訴他的弟子們說：「三世諸佛皆係導師，汝等皆當堅向真理如向光明，堅持以真理為安身處，堅持以自性為安身處。」

今天，是佛教的偉大復興時代，人們已經在需要自己思索了。「牧師的詭計」已經成為過去，如果你要尋求世界和平，佛教可以給你答案——它在重要的正命，正業，正語中，以它們來實踐並沉思吧，它還會給你以心靈的平靜。

有一次，我在西部某一寺院的祭儀中，碰見一個小女孩，只有五歲，看去非常活潑愉快，我問她：「你喜歡做一個佛教徒嗎？」她說：「是的，你不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如此嗎？」我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如此的。我知道，在我七十歲的生命中，佛教一直是我最大的支持力，沒有它，我就不能繼續生存。

願一切有情眾生幸福快樂。
(原文編者附誌：G·瓦瑞埃博士是美國佛教的拓荒者，他自己謙言，他生平對於佛教的工作貢獻太小，但讀者們可以從本文的字裡行間，認識他的成就。他現在還繼續為佛教努力。譯自金蓮雜誌)

，所以吾人必須精進，快樂早在等候，不勞外出尋獲的。

馬來聯邦佛教徒約佔百分之七十而只有菩提中學為佛教最高教育機關。頗使我感到不解。我極希望馬來亞每個角落，都有佛化學校。將來必須辦佛教大學，培育許多人材，更得進一步辦醫院安老院慈幼和盲啞學校，我們眼看著其他宗教，辦不少慈善教育機構，這不等於說：因為他教的人聰明。病在佛教徒不注重教育的結果。

貴校的學生畢業後，必須努力為佛教服務，要知道你們的責任更重於男子。你們既然了解佛陀的真理，發揮這偉大的真理，可使馬來亞成為幸福的樂園。最根本的方法，必須培育下一代的幼苗。過去日本人多非真正信仰佛教，政府所辦的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多數不真真的。現在日本全國猛醒起來，已設有佛教女子中學四百二十五間，男中學一百十八間。還有女子佛教大學。各位勿庸置疑日本何以會重女輕男呢？這很明顯的說明女子所負教育的責任較重，也就是說較為適當。

我此行回曼谷，主持該地佛教學院，那裏有女生千餘人，都正在埋頭研究佛陀真理，你們若有機會去旅行參學，必然會非常融洽的互相切磋，獲益匪鮮。我今天感覺非常喜慰，因為看到你們聚精會神毫無倦容靜聽長時間的佛理，由此可知你們都是有希望的青年佛教徒。